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敬悼以和宗長

香港潘氏宗親會元老潘以和宗長（1929年-2022年）日前壽終正寢、福壽全歸。主席小燕宗長囑余撰輓聯致意，聯曰：

以敬待物持家興學問政名高南海宗門仰

和誠建功濟世恤貧安老德惠樵山梓里崇

此聯分三頓，前六字，再四字，後七字。加句讀則為：

以敬待物持家，興學問政，名高南海宗門仰；

和誠建功濟世，恤貧安老，德惠樵山梓里崇。

內容皆為寫實。然「政」字當用平聲，一時不慎用了仄聲，失策也！

告別儀式有公祭一項，各團體依次悼念。主席又囑余擔任潘氏宗親會公祭之主祭，宣讀悼詞。其詞曰：

西元二千二十二年，歲次壬寅，孟夏之月，香港潘氏宗親會同寅，同祭於故永遠會長、前理事會主席潘公以和先生靈前，肅穆哀痛追悼：

旅港南海殷商潘以和先生，長袖善舞，誠篤經營，商務之餘，不忘鼎力回饋社會。歷任本會第21至24屆理事會主席，自2005年起領導本會8年之間，除主理各種會務之外，不忘扶掖後進，以其成功之管理智慧，帶領本會同寅與時並進。

以和永遠會長不論於在任主席期間，抑或擔任顧問而不領實務之時，都關心宗親會之運作與發展，慷慨捐資，勞心盡力，遂能建樹良多。

以和宗長又積極參與國家及地方政務，歷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、廣東省政協委員，以及各商事、宗族、鄉里、僑務、教育等機構社團之要職。能者多勞，於各領域皆貢獻良多。

本會同寅對於以和永遠會長的離開，深表惋惜。可幸宗長福壽全歸，後嗣繁衍。謹願以和宗長遺屬節哀，並秉承其敬誠服務家國社會的高尚情懷。

以和哥（會中同宗兄弟不序年齒班輩，多以兄弟相稱）不獨有功於宗親會，平素出任多項公職，難以盡錄，故僅擇其要者，略述一二。以和宗長擔任主席之時，筆者尚未入會，聆教無多。以和哥壽過九旬，按傳統觀念實為所謂「笑喪」。不過話雖如此，以和宗長遺屬遽失家長，哀傷不免。可幸子孫輩皆學有所成，克紹箕裘，以和哥在天之靈，諒必無憾也。

此中「中國民主建國會」可再為讀者稍作解說，該組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政團之一。現時許多不明中國憲法與政制者，每每貶稱現行制度為「一黨專政」，此說實受外國宣傳誤導。其實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，中國現行政黨制度實是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」，簡稱「政治協商制度」。所謂「一黨專政」實是誤解。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於1945年，現時在芸芸民主黨派名列第3，排在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和「中國民主同盟」之後。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即屬此會。

◆潘以和 作者供圖

人生憑闖處 童心

小芊的童年

那個雨夜，是小芊的噩夢：和她相依為命的祖母，在餐桌邊停止了呼吸——前一秒，小芊還在和祖母講起白天班級裏的各種趣事，忽然就發現祖母沒有回應。只有8歲的小芊大聲地喊叫，拚命地搖祖母的手。當她確定祖母已經沒有了意識，心底裏害怕極了，外面雷雨交加，不時劃過天空的閃電讓她更加恐懼。

她撥通了我的電話：「老師，我怕……」小芊話沒說完，就哇哇大哭。我聽出了情況不對，一邊安撫她的情緒，一邊問她「阿嫲在不在？」小芊抽泣着：「阿嫲，她沒有聲音了……」我一把抓起雨傘出門，一邊疾行一邊報警。待我來到小芊家時，警察已經趕到，救護車正在把小芊的祖母運走。小芊看見了我，像是見到了親人，一下子撲了過來。警察以為我是小芊的父親，我連忙解釋：「不，我是她的老師。」

小芊是我短暫的小學班主任生涯裏帶的第一個班級的學生。她的個子和同學們比起來，不算高，但極懂事，大眼睛總是水汪汪的。記得開學那天，學生們都被家長接走了，只有她一個人又從校門口走回到教室，她見我愣了一下，便對我說：「老師，我阿嫲走路很慢，所以我要多等一陣，可以嗎？」她的祖母當時已經70多歲了，腿腳不甚靈便。那日，我從老人家那裏知道了小芊的不幸身世：小芊是遺腹子，生下來就沒見過父親，而母親又在她5歲時忽然失蹤，生死不明。於是，她便和祖母一起生活。聽老人家說，小芊也還是有叔叔和舅舅的，但都沒有照看她。

之後，我對小芊就有了更多的觀察。她每天放學後都會在教室裏多待上一會，除了看書，還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，比如，把桌椅擺正，把黑板清洗好。她做這些時小心翼翼，並不想讓人知道。我只要有時間，就會在教室外面等她一陣，把她送到阿嫲的手上，有的時候也會陪祖孫倆走一段路。我看着她們的身影，不禁感慨：世道的艱難，生活的困苦，這一老一小一路攙扶，磕磕絆絆，不易啊。

警察開始聯繫小芊的家人。很快，她的舅舅和舅母來到了家裏。舅母幾乎沒有理睬小芊，自顧向警察大吐苦水，抱怨生活艱難，每個月還要擠出錢來接濟祖孫倆。我有些憤懣：什麼叫「接濟」？那阿嫲難道你們不該贍養嗎？小芊拚命地躲到我的身後，扯我的手。

第二天，小芊和我說：「老師，我不想和他們一起生活。」我知道，年幼但敏感的小芊已經懂得自尊，不願寄居舅舅一家屋簷下。可沒過幾天，小芊的舅舅為她辦了轉學。小芊問：「老師，我還可以給你打電話嗎？」我點了點頭。可惜，從那以後，我再也沒見過小芊，也沒有接到過她的電話。如果她順利長大，今年應該讀大學了。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同儕互學 自省進步

兒童參與一些「真人騷」的節目，倘若編導安排及處理得當，常會產生真情流露場面，令人驚喜！

最近看了一個英語節目，是由兒童試做老闆或大人工作的「真人騷」，參與的小童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，有富有貧，他們在節目中要到糖果店擔任經理、銷售員等不同工作，發揮才能。任店長的富家子積，說自己希望將來可做大企業的總裁，由他做店長最合適。他對下屬指指點點，而負責捧住試食糖果向人推廣的小孩店員，背後卻對他的霸道作風很不滿！

父親節快到了，小童們就像成人般民主開會，為推出應節新品決定用哪種包裝及什麼味道的朱古力。這時，店長積因不滿下屬不聽話，已離開團隊；現由來自工人家庭的女孩蓮升做店長。

蓮不規定下屬依自己主意，而是讓他們自由發揮，提出要團隊合作及民主行事。開會時味道組提出幾種朱古力餡，有焦糖、奶油，及帶酸味的桑葚，大家討論後覺得後者夠特別；而設計盒裝封面組，男孩迪覺得既為應節而設，就做足資料蒐集，將父親的不同喜好如踢波、穿西裝結領帶、駕車、飲酒等，都繪在盒上，畫面豐富。但人細主意多，有人覺得另一個有金色字的封面更吸引。迪據理力爭說：「這是給父親節的賀禮，怎可沒有父親圖呀？」結果在他極力拉票後，多人改投他的封面，他勝出了！

原來迪也是來自工人家庭，知道成敗靠自己力爭，努力終會成功！

最後，這團隊還要去推銷，說服百貨公司的買手採購這盒新款朱古力。這團隊搭火車去倫敦，與大公司買手會面，大家心裏都感忐忑。

出乎意料，富家子積竟歸隊！他西裝骨骨乘媽媽的私家車趕到會合團隊。他說自己向來是乘飛機去倫敦的，如今是首次搭火車，不想錯過這有趣的經驗！

於是，這班小童與採購買手開會，各自推介自己負責的部分，因蓮鼓勵每人都發言。選味組以「醒神勁爆朱古力」這新穎名稱推介了帶酸味的桑葚朱古力，成功了！買手也喜歡迪的父親喜好圖。

父親節前夕，各小孩和家長，看到他們有份參與的糖果出現在美麗的櫥窗上，真樂透了！那代表孩童們有心有志氣，在同儕學習過程中會自省。女店長蓮，會易地而處體悟到做領袖不易；男孩積能回頭再思，坦承自己不想脫離團隊，甚有大將才華。節目把每人真情一面攝錄下來，反映孩童在實地學習中成長、進步！

◆父親節設計。 作者供圖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男女真的有別？

最近有一位駕駛的士的朋友喜孜孜地對我說：「我有一天無意地穿了一件花恤衫，看來較為青春和精神，料不到那天幾位女乘客都打賞大數目的小費，不知是否湊巧！為證明這效果，隔兩天我再穿同一件衣服，又遇上相似情況！即是穿着好點，人好看一些，客人都歡喜，尤其是女乘客！」

哈哈，以為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當今世代，是「男為悅己者容」，又或是「男容得己悅者」！

香江最近發生一宗頗為矚目的趣事，就是一位售賣豬肉的男士成為了女人的「打卡對象」。向來街市賣豬肉的都被稱為「豬肉佬」，此稱謂並無貶意，因為傳統售肉的都較為年長，因為工作辛苦、性質和環境關係，沒有年輕人願入行，大上刀起刀落，又要搬運豬隻，他們都沒打扮，穿着樸素。而今街市內竟出現一位相對同行較年輕的男士，加上他染了金髮，雖戴上了口罩，顧客們仍看到他一對明亮的眼睛、標致的輪廓和健碩的身形，一時間像一顆明亮的星星跌落了豬肉檔，天使誤闖進塵世街市！有人拍了照，放到社交媒體公諸同好，一傳十，十傳百。「俊男」二字竟吸引一批又一批的主婦和不同年齡的市民前來光顧和拍照，一時間全城轟動，連傳媒也爭相訪問，也實在是香港的有趣現象。

曾經有一朋友對我說，女上司經常在開會時情不自禁地稱呼不同年齡的男同事為「靚仔」，又或稱讚他們長相英俊，對其他女同事則慣常板着臉孔！我想，只有女性才會如此真情表白，又只有女性才可以如此直率示愛。如果在辦公室發生上述這事的是男上司對女下屬的話，肯定被投訴為性騷擾了，雖然女性對男性也有性騷擾，但後果往往並不一樣。

同樣，街市工作的漂亮女性被大批男士包圍，要求合照，問這問那的，那些男士肯定被冠上「色狼」、「色瞇瞇」等羞辱字眼。難怪有些男士投訴被女性騷擾也敢怒不敢言！這也放縱了女性吧！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另一種解題思路

已經連續寫了好幾篇環保，也知道自己絮叨，但無奈事態非常嚴峻，尤其是當人們已經連續3年陷在新冠的沼澤裏不能自拔，無形中也促成了對其他威脅——特別是看上去較遠較慢的威脅視而不見。但，遠和慢是相對的，遠和慢更不意味着威力弱。就比如我們一直老生常談的環保問題，日日喊口號，日日不掛心，但與新冠相比，它很可能才是真正Boss級的殺手。

隨手舉個例子，我們已經科普了好幾集的《巴黎協定》控溫目標——就是那個差不多全世界都按了手印、承諾共同努力勢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「遠低於」2度、最好是1.5度之下的宣言——很可能5年之內就要破防了。聯合國最新警告說，全球平均氣溫約有50%的概率在未來5年中突破「升高1.5度」的臨界點。全球打臉事小，危險這麼快就殺埋身前才讓人倒吸一口涼氣。

最新出版的一期美國《新聞周刊》即以「城市面對氣候挑戰」做了主題報道並配以封面。文章稱，全球愈來愈多的城市面臨與極端天氣相關的事件——災難性的洪水、大風和暴風雨——這些事件過去很罕見，現在卻以驚人的頻率不斷發生着。

中國也一樣。洪水和乾旱雖然自古有之，但氣候變化無疑在近些年間大幅增加着它們的規模和頻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主流渠道應對法，中國正在嘗試新解題思路，用另一種較為特殊的方案來應對——「海綿城市」。

中國「海綿城市」的倡導者叫俞孔堅，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設計學博士學位，現在是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的院長。而他「海綿城市」的構想源自他童年在浙江農村田埂上觀察大人利用雨季的技巧，以及被河道兩旁植物救回性命的經歷。

面對強降雨，西方多年來的常規抵禦措施是通過灰色基礎設施如管道、混凝土排水溝、堤坎、大壩等疏導雨水，而「海綿城市」的理念則是以滲、滯、蓄、淨、用、排為原則，更有效地疏導和回用雨水。說白了，「海綿城市」不主張「與水對抗」，而是「與水融合」，尋求拓寬並充分利用天然河道，利用河道的曲折減緩和控制水流，利用河道旁的植被吸收和淨化水質。

在俞孔堅的努力推動下，2015年至2016年，中國約有30個城市啟動了首批「海綿城市」試點項目，包括沿海的上海和青島等。政府的目標是，到2030年，即中國承諾碳達峰的期限，城市建成區80%以上的面積要達到「海綿城市」的建設要求，即每年要回收70%的雨水。

面對解題新思路，學界也在不斷探討和爭議，但無論是否管用、能管多大用，這種創新和探索總是能給人類帶來活力和希望。而無論如何，俞孔堅所提出的人類要融入自然、擁抱自然的理念無疑是十分重要的，而誰也說不好「海綿城市」方案是不是或許就會成為某天抵抗極端天氣的神奇子彈。

百家廊 韋佐

鴨子的黃昏

鴨子的氣息從入戶花園的位置隱隱傳來。在8月中旬的清晨，這陌生又熟悉的氣息像在提醒我，農曆7月14日就要來臨。

在桂西北農村老家，7月14日是一年裏僅次於春節、清明的第三大節日。7月14日那天，外嫁女照例是要挑着鴨子、糖餅、果子回娘家過節的。那年代交通不便，一切都靠手提肩挑徒步。

周邊幾個村子的村民走親訪友，要路過我們村。7月14日那天，我家曬台下和桃李樹下，鴨子「嘎嘎嘎」的叫聲分外密集，一陣陣地由遠而近，又由近而遠。就是說，鴨叫聲就是7月14日的聲音。

那年代，村上的農家每家每戶都養鴨。每家二三十隻，不出售，專為過7月14日或待客享用。鴨子大約3月份開始飼養。鵝黃色的鴨仔，毛茸茸地像蠟筆畫。走路搖搖晃晃的，邯鄲學步的樣子。飢餓或落單時，會「唧唧唧」地叫喚。用煮到六七成熟的米粒餵幼鴨，如果太熟或煮成糊狀，幼鴨就不好啄食。幼鴨和童年鴨，還可餵以蚯蚓。把鴨仔放到菜地上或田塊間的空地上，然後用鋤頭現挖、現翻。一鋤頭鋤下去，二三十厘米深，再把泥土翻過來，一條條蚯蚓就被翻上來，伸縮着，扭曲着。鴨仔們搶上來啄食。啄住了，仰着腦袋，鴨喙朝天，不斷地搖甩、抖動，往下吞嚥，吃得十分歡騰。有時，兩隻鴨各銜住蚯蚓的一端，拉扯着，像拔河一樣。

鴨仔們急躁爭搶，場面混亂，加上挖蚯蚓的人不小心，偶爾會發生意外。就是一鋤挖下去，鋤到鴨仔的頭上、頸上或身上。這時候，挖蚯蚓的活計就此停斷下來。看着一隻可愛的小鴨仔掙扎、抽搐，慢慢地死去，不免令人傷心好一陣子。於是，找一棵樹，在樹下挖坑，把牠安葬了，再放上一塊石頭，做個標記，像壓一壓牠受驚的靈魂。

童年鴨少年鴨，則可餵以大米、玉米、稻穀，還有菜葉等其它青飼料。鴨子長到少年時，可放在水稻田一角。五六月氣溫漸漸炎熱、升高，稻禾已長到四五十厘米高。鴨子穿梭在稻禾下，可躲蔭、可泡水，可啄食害蟲，同時又能給莊稼施農家肥。算是雙贏。如此放養，可一直養到鴨子成年。每年8月上旬「雙搶」結束，由此迎來短暫的農閒，正好過7月14日。一隻鴨仔順利成長為肉鴨，大約7個月。各家各戶養鴨，近於放養狀態。這期間的意外，來自鋤頭、瘟病和家狗野狗的撲咬，還有老鷹的俯衝。因此，一群鴨仔最終長成肉鴨，也就八成左右。

當年家裏飼養一種羽毛一身潔白的鴨，叫櫻桃谷鴨。櫻桃谷鴨瘦肉率高、淨肉率高、抗病力強，最大只可長到8斤左右。記得臨近7月14日前10天左右，可用煮熟的玉米粒進行人工催肥。一隻一隻地，用兩腳夾住鴨身，左手握住鴨頭，拇指和食指掰開鴨嘴，右手抓起熟玉米粒，半握成漏斗狀，往鴨嘴裏填灌，直到鴨子胃囊充實飽滿，才肯歇手。以至於很多年後，我才想到「填鴨式教育」這個詞語的出處。

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，是肥肉普遍受到歡迎的時代。當初因為不知貨買到了麻鴨苗的，會罵上幾句，說「被賣鴨仔的坑了」，因為麻鴨長到成鴨一隻才二三斤。一隻櫻桃谷鴨卻抵得上三四隻麻鴨的分量。當然，彼一時而此一時了。現在，人們都講究吃瘦鴨、老鴨，用穀物和青飼料養殖的鴨，所謂的生態鴨；最怕吃飼料鴨、速生鴨。在緩慢的年代，農家飼養的豬雞鴨鵝，自產自銷，全都是綠色食品。
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我和我弟在離家附近的學校教書。周末回家，就殺鴨。都是老鴨，八九個月，甚至近一年的。在老家，講究用鴨血做鴨醬、蘸醬。這種蘸醬的製法要寫出來，要好長的一大段，在此不表。

禽類不同於人類。公禽雄壯美麗、趾高氣揚，母禽大多樸質灰暗、低聲下氣。不說是孔雀，鴨類亦是如此。不同的是，母鴨高調而公鴨沉默。母鴨「嘎嘎嘎」地發聲，彷彿在抗議，又像在宣示什麼。因為母鴨要帶仔，牠必須發出響亮的聲音，顯示自己的目標和存在，以便於招引兒女。公鴨則從容不迫沉默寡言，牠的發聲像乾渴者的嘆息。母鴨總是率先被宰殺，就因為牠像發表不同意見，太吵鬧。後來，到了海邊生活，熱愛鴨肉的胃口依然不改。吃過防城、東興的白切番薯鴨，上思的那琴香鴨；也吃過武鳴的檸檬鴨、全州的醋血鴨、桂林子薑燜炒鴨等等。各具特色，都是美味。近20年前的若干個周末，不時買隻鴨，和幾位同事做子薑燜啤酒鴨。同時，還要喝大量啤酒，行令猜碼，同時論談一大堆於己無關的天下大事。為此，還寫了一篇題為《做鴨》的文字。

許多年後的這個8月早晨，聽到鴨子的嘆息，因此突然想到一代又一代鴨子與我時離時合，竟然50餘年了。繼而想到所熟悉的詩人，而最早把鴨子寫進詩歌的一位，當數楊克。「7月14日是殺鴨的日子/我和你和許許多多的人/都願望相信鴨子的靈魂是不會死的/陰間與陽世隔着一條河/鴨們一隻隻潔白地浮過河去/彼岸是一個永恒潔淨的世界……」（《七月十四》這詩已成經典，它完成於1989年農曆7月14日。）

在清晨，鴨子還低聲叫喚，到了黃昏，牠就變成為盤中餐。作為一個肉食者，我不好悲嘆一隻鴨子的命運，而是心中充滿感恩。

信而有征 劉征

不期而遇

我昨晚幾乎是在一種夾雜着悲傷的快樂當中度過的。忽然就慨嘆生命易逝，生活似乎該當及時行樂。也就是說，當我決定及時行樂的時候，我首先承認了自然的不可逆轉。然後，我的感知一下子變得重要起來。

其實，這種情緒倒不是無來由的。它來自我昨晚看了一部法國紀錄片《臉龐，村莊》。在這部片子裏有兩位藝術家，他們會開着小貨車跑遍法國，也沒什麼特別具體的計劃，就是碰到有意思的人，把對方拍下來。比如，碼頭工人的妻子、廢棄礦區的老婦人、小鎮女招待等等。拍完以後，再放大這些照片，把它們張貼在那些沿途的廠區或小鎮。

因為並沒有事先規劃要拍誰，於是，這部紀錄片就瀰漫着一種隨遇而安的恬淡感。劇情幾乎一直在重複。重複地拍照、重複地張貼，只是人不同。所以，到了最後，你會發現人才最重要。那些境遇當中的人，因為有了不可逆轉的命運，他們就變得獨一無二。

不過，這部紀錄片最妙的地方還不在這兒，而在結尾。前面說過，導演在拍的時候一直都漫不經心。可是她對於結尾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規劃。她想要在最後去見多年沒見的好友戈達爾。老友重逢，該是多好的一件事。可是，偏偏這個唯一篤定的計劃出了岔子。戈達爾沒出現！當兩位藝術家大老遠到了戈達爾隱居的瑞士小鎮之後，主人刻意避開了。

可就是這個缺憾成了片子最好的部分。因為這個意外來得實在令人猝不及防，於是我們只好把它歸為命運。這種命運的無常，令紀錄片裏的「行」成了如此迷人的一件事，因為你再也想不到你將遇到什麼。這與紀錄片簡直不謀而合。

然後，我就開始回望整件事。我發現我看紀錄片這整件事都很神奇。我之所以會在昨晚看一部紀錄片，是因為我最近要錄一個「電影浪潮與紀錄片」為主題的系列短片。不過其實這並不是最開始。還有一個更早的開始，是我打算做一個沃納．赫爾佐格與維姆．文德斯的小短片。我的同事李蓉教授那天邀請我加入她的一個關於紀錄片專題的計劃，我隨口就報了這兩個名字。事出倉促，我當時腦中只有這兩個人。然後我開始查資料，才發現他們兩個的名字居然挨在一起，都屬於「德國新電影運動」。這一下子就讓我很興奮。就好像面前忽然出現了一個金礦，後面還有很多金子。我就在未暴富卻即將暴富的邊緣憧憬着。

然後，就有了昨晚的惆悵。我當時在刻意培養一種紀錄片的氛圍。再然後，時間來到今天早上。我遇到另一位同事張雅娟副教授。跟她聊起來，才知道她去年就看過此片，還和我大談片子的導演Agnes Varda。這女導演簡直榮譽等身，除了大大小小的各種電影獎，還獲得過奧斯卡終身成就獎。但這些都不算什麼，她還是新浪潮運動的先鋒。難怪她會在紀錄片當中談卡蒂埃-布列松，結尾的時候想去拜訪戈達爾。這一切一下子就環環相扣了。

然後我就在想，這片子是我的同事李至穎給我的，沒有李蓉，我就不會想要去做一個關於紀錄片的專題。沒有張雅娟，我也不會想到從一兩個導演拓展到不同的電影浪潮。這一切，參與了好多人，經歷了好多意外。結果卻最好。就好像《臉龐，村莊》的那個結尾，那樣的不可預期，卻昇華了作為隨遇而安的主題，一切都在此處合上了節拍。